

且歌之，且行之

——散文集《向南以歌》读后

王今燕



《向南以歌》 一心 著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

读一心的散文集《向南以歌》，我便时时想起南曲。南曲，本是宋元时期源于浙江一带的民间歌曲，柔婉婉转，细腻绵长。而作者一心，从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一路向南，在宁波生活了三十年，她把那些琐碎的日子、寻常的人事，渐渐融入血脉的江南风物，都化成文字，化成属于自己的南曲。

这曲调里，有小镇的晨昏。

《小镇之年》中，她写老街早市：天光微亮，各种气味弥散开来——小铁炉里刚刚点燃的木柴，圆筒炉里的芝麻烧饼，铁锅里翻滚的油条，蒸笼里的包子、烧麦、方糕……这些气味混杂、缠绕，飘浮在幽长的巷子里。她写邻舍阿姆，守着一棵枇杷树，与鸟雀争食，人鸟共处，有种原始又古老的意味。她写小镇的白事，鞭炮炸响，仪仗乐悲凉，整夜木鱼伴奏，唱念诵平缓中有抑扬。一个异乡人，就这样慢慢读懂了江南的人情世故，读懂了生死的庄重与温存。

这曲调里，有古渡的守望。

《半浦之渡》写的是一个村庄的黄昏。她坐在渡口斑驳的石板上，闭眼听小船驶来的声音——船客细碎的说话声，木桨划过江面的哗哗声，水波涌上石阶的拍打声。她写二老阁的兴衰，写黄宗羲的藏书如何渡江而来，写一个村庄如何用船维系着古渡的运行，用书延续着文化的灯火。古渡不只是一个地点，更是一种隐喻：从北向南，她一直在渡，渡的是自己，也是时光。

这曲调里，有山水的清音。

《甬山记》写的是宁波简称“甬”字的来历，写的是山如覆钟，石如巨灵布武。她写葛洪炼丹，写梅福隐居，写千百年来那些在此停驻的靈魂。她不是游客，不是过客，而是一个把自己安顿下来的人。她看山，山也在看她；她听风，风也听她。这种物我相融的状态，正是江南山水赋予她的馈赠。

这曲调里，还有人与人的深情。

《南方二书》是两封信，写给少年时的友人。一封写于张家界，谈山，谈“望峰息心”，谈如何在困境中把自己抽离出来，站在高处看世事。一封写于景德镇，谈瓷，谈泥与火的淬炼，谈一个女人经过生活的揉捏、煅烧，变得成熟与坚韧。她说：“女人与瓷器，特别相像。”这话说得真好。三十五年后再相逢，她们都已不再年轻，但那些共同走过的青春，那些一起在寒风中穿行的日子，依然在记忆里发光。

读完整本书，我想起作者在后记里写的一段话。她说自己小时候住在青海柴达木矿区，常常坐在戈壁滩上远望，山后面是什么，会不会是上海？十岁那年，她约了两个同学，朝着南山跑去，想要翻过那座山。当然没有翻过去，但那颗“向南”的种子，就此种下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她终于来到江南，在宁波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一住三十年。她说：“当我忐忑的双脚走进小镇，清晰的足迹，像两枚印章永远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从此，我不再是独自漂泊在小镇街巷的异乡客，而是同乡人。”

从异乡客到同乡人，这其间，有漫长的时光，有细碎的日常，有对江南文化一点一滴的体认。她把这一切写下来，就成了《向南以歌》。向南，是方向。以歌，是动作。且歌且行，人生最好便是如此。

南曲是一种歌，也是一种生活。它不在舞台上，不在录音里，而在老街的早市上，在河埠头的捣衣声里，在桥头老三的闲谈中，在每一个寻常日子的角角落落。一心用她的笔，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打捞起来，把那些正在消逝的风景保存下来。

这声音里，有她自己的心跳。这风景里，有她三十年的人生。

向南而歌，歌的是一人与一座城的相遇，是一个灵魂在异乡找到归宿的故事。读此书，我常常觉得，那曲调是柔婉的，婉转的，像江南的溪流，不急不躁，却能穿石而过，一路向前。



以深情复魅绵长岁月

——评李春鹏散文集《怀念一棵树》

崔国发

在现代社会快节奏运转的纷扰中，理性与功利不断消解着生活的诗意与温度，人们亲历城市化进程对农耕文明的侵蚀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穿行，渐渐遗失了对过往岁月的感知力，这正是马克斯·韦伯所言的“祛魅”之所在。散文集《怀念一棵树》，就是一场温柔而坚定的“复魅”实践。全书分为“时光”与“履迹”两辑，作者以温润的笔触、细腻的情思，将目光投向时光深处的记忆、乡土的烟火与人生的履迹，在文本中体现逆向归程与溯源的抵达，为逝去的岁月重新赋予灵性与意义，重建一个有情、有义、有魅、有光的精神家园。

第一辑“时光”，是作者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，也是为亲情与童年复魅的生活篇章。作者通过对童真故土亲情的忆往述怀，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情味、烟火味以及身份认同与心灵的归属感，有效抵抗市廛尘嚣所带来困境。开篇的《儿歌》《乡间谜语》，瞬间将我们拉回质朴的童年时光。那口口相传的童谣、充满童趣的谜语，没有精致的包装，却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是乡土文化中最鲜活的“魅”。“月亮婆婆跟我走，走到南京去打酒。你一盅，我一盅，我俩拜个千弟兄”“打个谜语你猜猜，双手扒不开”……这些口耳相传的民间智慧早已式微，作者将其诉诸笔端，并非简单的怀旧，而是在祛魅的、冰冷的、理性化的当下，重新打捞起童年的纯粹与美好，让那些看似琐碎的片段，成为抵御成人世界功利与浮躁的精神堡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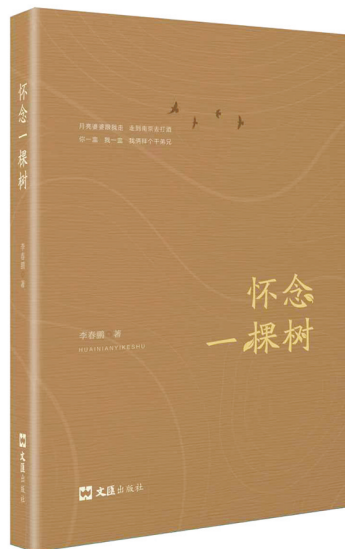
亲情是“时光”一辑中最厚重的人性底色，也是作者复魅岁月的重要维度。《外婆的冰糖罐》《前头菜地》《小枣林》，写尽了外婆、父母的慈爱 and 童年的温馨。冰糖的甘甜、菜地的精耕细作、枣林中的追逐嬉戏，这些细碎的日常场景，凝聚着亲情的温暖与挚爱，是岁月馈赠的珍贵礼物。如今，生活节奏加快，亲情常被忙碌稀释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这些场景，让平淡的日常充满温情与诗意，于质朴、真诚、温柔的人性本真复魅中，重新唤醒人们对亲情的珍视。《在母亲身边》《母亲的难日》《白发白如雪》等篇，聚焦于母爱子孝这一永恒主题。母亲一辈子的辛劳以及对子女的爱、“我”与年迈母亲的陪伴、在自己生日时该“为母亲做些什么”，在白发亲娘生日时真诚祝福等，虽无华丽辞藻，却字字含情，句句有爱。母亲的白发、温暖的牵挂、儿子的孝心，这些平凡细节在作者笔下升华为神圣的情感符号，让母爱子孝这一朴素情感，在祛魅的时代里重新焕发出神圣的光芒，成为支撑人们前行的精神力量。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关系，在当下理性祛魅的市场时代弥足珍贵，作者以记忆与温情为过往岁月复魅，于场景再现中重建精神的意旨与灵魂的坐标，恰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：“回忆是童真意识的觉醒，更是对精神原乡的怀念与归依……只因隔着时间和空间，闪着光亮，透着温暖，于我仍然是有意义的。”

春鹏的散文集，以《怀念一棵树》为题。“枫树”这一意象贯穿这篇散文始终，成为“复魅”的象征。这棵位于祖屋东二三十米处、树龄大于350年的枫树，在作者记忆中总是“氤氲着馥郁的

枫香”，它见证岁月流转，承载着记忆、情感与希望，既是乡土的标志，也是生命的隐喻。怀念一棵树，怀念与树相关的岁月、人事与温情，更对这棵饱经风霜的大枫树惨遭斫伐深感痛心与惋惜。“怀念一棵树，跟怀念一位亲人一样，让我伤感”，乃是对逝去时光的深情挽留，对生命本真的坚守，对过往岁月的反思。《怀念那一抹葱绿》中叹惋街角报刊亭的消失，作者深切地感喟着“一些在涌现，一些又在失去。我们失落、焦虑、灼痛，又充满期待”，在这个祛魅的时代，他是多么渴望寻找精神的归宿，渴望重新感知生活的诗意与美好啊！

第二辑“履迹”，为作者的人生之旅复魅，拓展了“复魅”的边界。从老家黄泥到偏僻的水吼中学，再到美丽的特区城市珠海，记忆或过往中的那些人、那些物、那些景、那些事，在作者笔下都能如作家刘鹏凯先生所说的那样，“平淡里看见真情，朴素中找到真实，情感饱满，文风笃定”。作者所复魅的绵长岁月，不论是回溯还是流逝，都与人生来路的痕迹与生命的情感息息相关。作者摒弃走马观花的浮躁，用心感受每一处风景或诗意地栖居的独特魅力，让自己的所见所闻重新回归心灵的探索，通过“自然的复魅”为行走赋予了超越打卡的意义。

散文集《怀念一棵树》，以散文为载体，以温情为笔墨，为绵长的岁月复魅，为浮躁的心灵疗伤。每一篇靠近人心又贴近生活的文字，是向过往岁月致敬，是对生活美好的珍视，是对人性温暖的坚守。作者以朴素的语言书写真挚的情感，无论写人、写景、叙事，娓娓道来，亲切自然。每一篇追忆时光、岁月与开启灵魂返魅之旅的文字都充满着艺术感染力。作者的写作始终保持着真诚的姿态。这种真诚，正是复魅岁月关键——唯有以真心感知过往，以真情书写日常，才能“在岁月回溯的过程中，拾起细节的颗粒去充实回忆的厚度”（冯社艾语），让冰冷的时光重新拥有温度，让被现代生活“祛魅”的大千世界重新找到深刻的意义。



《怀念一棵树》 李春鹏 著
文汇出版社 2025年12月出版